

人生路长

十年

●王睿

经过长途颠簸,我下了车。映入眼帘的是饱经风霜洗礼早已斑驳不堪的村名石:“嗨,好久不见。”

远处,从村里一路小跑着来了一个人,边跑边挥舞手臂,用浓重的乡音唤着我的小名,似曾相识的红头巾在这冷风萧瑟的季节十分扎眼。她是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小时候跟妈妈回老家,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她带我放羊、粘知了。她年纪轻轻就干农活扛起重担。

“来了?”她满是老茧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来了。”我微微一笑,手却悄悄往回缩。“走,回家暖和暖和。”她像没察觉到,很自然地接过行李,拍拍我的背,领我向村子里走去。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路还是土路,这么多年竟一直未变。脚下的碎石子和鞋底相互摩擦咯吱作响,在冷寂的傍晚充斥双耳。这让在城市待久了的我有些不可思议:“还没修路?”她叹了口气:“村里总说没钱,哪像城里的大路,宽敞又干净。”我嘴上说着“没什么”,心里却为“城里人”的身份沾沾自喜。

路两边的土地光秃秃的,全然不见一丝绿色,只剩黄土与觅食的麻雀相伴。见我沉默地望向田野若有所思,她笑着说:“还记得那年春天你来,指着满地的麦子问我‘怎么这么多的韭菜’。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你都比我高了。你学习也忙,这些事儿估计你都忘了。”她不住地感叹着,没表达分毫的遗憾,我却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到落寞与无奈。

一路上她指着不同的房子,告诉我这一家的姐姐小时候一起捉过蝴蝶,那一家的小弟打弹弓特别准。在田野上放肆地奔跑追逐,累了就躺在地上,一扭头鼻边就有小花芬芳,往事好像就在眼前。我的心情有些许复杂,只是微笑着点头,跟在后面默默地走。

来到熟悉的房子前,大门院井,一切如旧。院子里一大盆小山般的衣服还飘着泡沫,大概是刚洗了一半,怪不得她身上有大片水渍。“不用洗衣机吗?”我问,她淡然一笑:“手洗干净,习惯就好。”就像说着别人的事。我望向她操劳已久的双手,不知结了几

注昔岁月

慢时光

●张毅

很长一段时间里,蒸汽机车和绿皮车有着太多的关联。蒸汽机车就是我们常说的“火车”,高高的烟囱冒着浓烟,机车底部“呼呼”喷着热气,车头几个红色的动轮有一米多高。蒸汽机车是利用燃料变成热能,热能再变成机械能,而使机车运行的一种机车。在电力机车出现之前,蒸汽机车一直是中国铁路主要的牵引工具。绿皮车是指客运列车的“火车盒子”,外表是绿色的。在绿皮车之前是更简陋的闷罐车,闷罐车厢内部阔大,车窗很小,不到两尺见方,窗位高过人头。从窗口往外看,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或几片树叶。车厢里没有座位,地上铺了几块木板,两盏马灯分别挂在车厢前后。车厢两侧有焊接的铁环,是用来拴牲畜的,里面有股刺鼻的牛马屎尿的膻味,所以也叫“马笼车”。闷罐车运用时间不长,就被装备更完善的绿皮车取代了。

绿皮车的车窗可以打开,旅客可以把头伸出窗外。车窗下有个三角铁支撑的隔板,可以摆放茶杯等杂物,隔板两侧各一个铝质烟灰盒,窗口两边有折叠座凳。车窗打开后,会时而飘进火车头的煤烟,还有扬起的尘土、落叶。靠车窗的座位可以看到近处的农田,远处的山影,偶尔会有一条河。绿皮车有着老式的茶水炉、吱吱作响的吊扇,晃晃悠悠的车厢和慢吞吞的速度。那时,从高密到青岛需要三个多小时,早晨出发,中午到达。很多火车行驶到胶州站或蓝村站时要给机车加水。

按规定,胶济铁路三等以上车站都配有水鹤。水鹤是给蒸汽机车加水用的,高高矗立在站台两端,不远处有水塔。机车“噗噗”排着水蒸气,一个年轻人爬上火车头,老师傅站在机车驱动轮旁,双手握紧水鹤闸阀。年轻人把水鹤的链条往胸前用力一甩,转动了的水鹤对准机车水柜注水口,高喊一声:“好

层厚厚的茧,看不出纹络皱褶,全然不似女孩的纤纤玉手。想到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都是父母一手包办,这巨大的反差让我的心禁不住颤动起来。

十年,她身上的生活重担越压越重,独自忍受着贫困,却依然坚强勇敢乐观。而我,却在虚伪乏味的城市里越陷越深无处藏匿。

进了屋子,一股暖意扑面而来,柴火烧得很旺,那是不同于空调吹出的暖风的踏实温暖。不大的房间,家具摆设质朴洁净,最值钱的木质沙发在岁月的沉淀中更显古朴。安置好行李,她麻利地倒了杯水递给我。一口饮尽,我咂了咂嘴,那是独属于井水的甘甜。

问了问家中的近况,她眨眨眼,叹口气道:“城里就是不一样,不比我们这地方,又脏又穷,出去的谁也不愿意回来。”说着头就无力地低了下去。安慰的话我无从说起,因为十年未曾来过的原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幼稚可笑,怕她听后会更加难受。是啊,已经十年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忘记。时间会把坚硬的巨石销蚀成细沙,但仍有些美好记忆经得起碾压磨损,藏在海底深处依旧光鲜亮丽。而这些,我费了十年才彻底清楚。

本来约好一到农闲就回来找她,去爬山去采野花。可我无法忘记,当我兴致勃勃地提起这些我认为最难得的快乐时,朋友们嘲笑、不屑一顾的眼神。于是,为了“自尊”和“好友”,我渐渐刻意迎合她们,对“原始”的乐趣嗤之以鼻。每年,在电话里我总是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到后来,她再也没打来电话。

十年,最终站在这片土地上我才知道,自己耗费了太长时间去感知,什么样的快乐如霓虹灯短暂闪烁,什么样的美好似钻石光芒永恒。

离别时刻,她站在路旁目送我上车。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那时哭得稀里哗啦,被强拉硬拽离开村子的我。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却已有十年之久。车子启动,把不停挥手大声喊着“有空常回家”的她远远甩在后面。渐行渐远,只能依稀看到红头巾越变越小。

十年,的确太久,让你孤单太久,让我虚伪太久。人生路长,我会伴你永久。

诗魂(外一首)

隋玲玲

懵懵懂懂 跌跌撞撞地
闯荡人间
哭过笑过心灰意冷过
依然要嘴角上扬
擎一颗童心
立于天地间

诗歌生出翅膀
载我飞翔
穿越暴风骤雨
踏遍万水千山
升腾于浩渺宇宙
去寻找遗失的诗魂

小蜗牛

你慢慢地爬
每到一处都充满好奇
在每个路口都会张望

你伸出头探路
发现原来世界好大
感慨世界多么新奇

妈妈希望
你永远像那只小蜗牛
用心去感知生命的美好

感受那和煦的风
感受那璀璨云霞
感受那江河湖海

妈妈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伴随你的脚步
历经风雨 静待花开

春天,不再让你远行

隋同玄

假如你把春天当成可以倒流的时光,
大地的芬芳永远都在呼唤生命成长。
假如你把春天当成可以倒流的时光,
布谷鸟儿的歌唱永远不会辜负期望。
假如你把春天当成可以倒流的时光,
叮咚的小河永远灌溉着绿色的原野。
假如你把春天当成可以倒流的时光,
青春舞动的旋律永远在血管里流淌。
假如你把春天当成可以倒流的时光,
笑脸缤纷的花儿永远在心中绽放。
假如你把春天当成可以倒流的时光,
岁月就永远消磨不去年轻的奔放!
放开你的嗓子喊出你的心声吧,
春天,我会永远拽着你的衣襟,
不再让你远行!

征稿启事

来稿要求 1000字—1500字左右,内容要有细节、有故事、有真情,而且一定要原创,题目、角度、文体均不限。投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扫码关注
“文化青島”